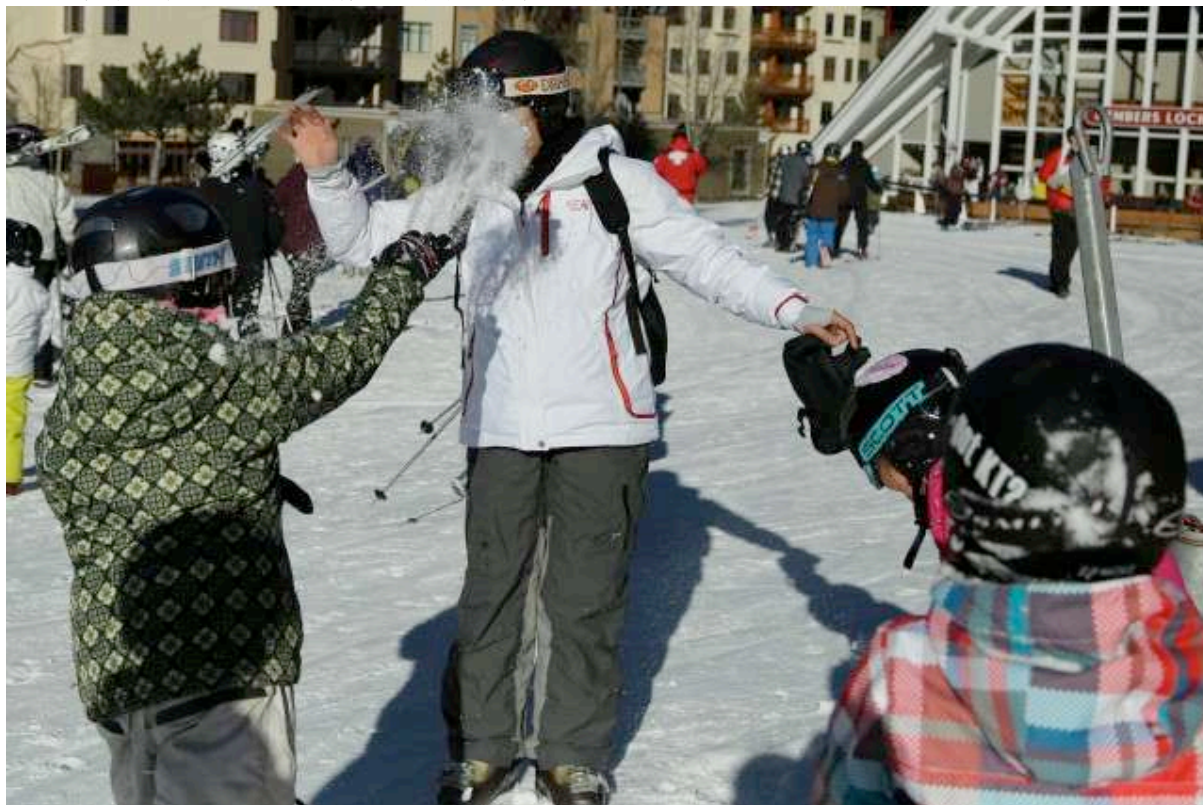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是一個深信命運的人：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；閃電要對我擊兩次一禍不單行，也得硬著頭皮面對。

二〇一三年是艱辛的一年；這一年不是我一生當中最辛苦的一年，但絕對也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那一年裏，在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療養與復健後，我終於恢復了我行動、射擊與比賽的能力。我為二〇一五年定下策略與目標：進行數十項比賽、射擊練習與體能訓練，好迎接今年五月份的「比安奇盃」挑戰。

然而今年一月一日，我精心規劃的路徑出了岔。



每年在太和湖（Tahoe）的斯濶谷（Squaw Valley）與家人過新年，是我家中的一項傳統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女兒、孫女、兒子和丈夫都齊聚一堂，打算一起滑幾天雪慶祝新年。我們在斯濶谷滑雪已有三十年的歷史，各個都是滑雪高手。我已不再從事那種跳崖的滑雪動作或是登高到無人小徑穿梭，現在只是從斯濶谷有名的黑鑽雙峰—KT-22 奧林匹克滑雪坡道與頭牆臉（Headwall Face）—俯衝而下。

我們一行十人坐滑雪纜車登高；但當天的第一次乘坐居然也是最後一次，是我始料所未及。我租用的雪橇是高科技滑雪橇，兩端像湯匙一樣突起，也比我平常用的長橇短。活動開始後，我的外孫女滑到我右手邊；她在我們前面蛇形滑行之際，也在設法控制她雪橇的兩頭。不知為何我的雪橇卡住她的雪橇後端，一陣混亂中，我們都摔倒在地。外孫女倒地後立即彈身而起，我自己則只依稀記得當時我全身的骨頭劈哩叭啦一陣亂響。我痛得大叫，感覺大腿處陣陣劇痛，我猜想自己的左腿一定已經飛離了身體。



我的兩個女兒以前都是滑雪選手，見狀馬上飛馳而至，要替我脫下雪靴。我攤在地上，一直等到疼痛稍緩，方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現實問題上。這時用過中飯後滑雪的人潮都魚貫下了纜車，紛紛圍過來，七嘴八舌；聽在我耳朵裏，聲響有如巨雷。我也聽見人群中有人說滑雪急救巡邏隊已經在馳救途中。我對眼前的景象的荒謬幾乎啞然失笑：我滑雪近四十年，從來沒有麻煩過巡邏隊；當然我是摔倒過，而且摔得不輕，但是還不至於到這種要人十萬火急的救助。

大夥兒好不容易周末一起來滑雪，我不想掃他們的興。我要女兒和她們的朋友儘管去滑，不用管我，然而他們都堅持要留在原地陪我，等到巡邏隊來。幾分鐘後滑雪巡邏隊到了，要我看看是否能單用右腿站起來。結果我無法單腿承受任何力量，又倒回地上。他們判斷我是前十字韌帶撕裂，馬上把我擡上了急救巡邏隊的平底雪橇。



我這輩子下山從來沒有像躺在平底雪橇板上那樣快速過。但即使是下來沒費多少工夫，短短的時間裏我的腦子卻浮現出各種思緒——我想理出一個頭緒來，要知道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、想衡量如何是好；又因為最近才去印度旅行，我已數月未曾好好上健身房鍛練，體力有點走樣。我腦際也閃過其他的念頭：這

是我幾年來第一次試身手失手，我擔心我的家人，不知道他們這下子還有心情好好玩嗎？還好受傷的是我，不是我外孫女，也不是我先生，因為至少我以前碰過類似的情形，我知道如何復健；如果受傷的是我先生或外孫女，他們會是多麼苦不堪言。我也告訴自己，沒有什麼事是永遠的；我幸福一生，遇見那麼多美好的人事務。回憶這些美好的事物，是讓我撐下去的唯一方法。

接受現實的那一刻，以及在我像個小娃娃一樣被綁在平底雪橇板上頭滑下山的時候，我也突然醒悟我未來要面對的現實：經過一年來成功的復健，現在我又回到原點；連走路都不行，我怎麼趴倒以臥姿射擊？二〇一五年「比安奇盃」立刻得從我需做之事的名單中剔除，二〇一六年在羅馬舉行的世界行動手槍錦標賽也將成泡影。

這些念頭剪不斷理還亂之際，平底雪橇板突然停了下來，滑雪巡邏隊已經來到斯潤谷診所，把我卸下來。這個運動診療所就像工廠生產綫，有時傷患多，一天看上五十位前十字韌帶撕裂的滑雪客也不稀奇。



兩位醫生來看我，我告訴他們我是射擊選手、有參加二〇一五年全國比賽的計劃。他們針對手術、手術時間、手術效果、復健提出各種建議與評估，也很快的勾勒出一個時程表：我恢復要六個月、一切正常要九個月；鑒於我的年齡，也許更務實的判斷是我需要一整年時間才能結結實實的復原。現實固然殘酷，但這在我並非人生的第一次，我從前有過類似經驗；我一定要在今年五月重新回到「比安奇盃」，與老戰友們重聚一堂和較量。事情發生都有原因——也許我的確得開始放緩腳步了，但就我的競爭與命運態勢來說，意外的發生原本可能更糟——如果我傷到的是右腿，我就可能永遠無法完全復原，畢竟我的右腿已經動過手術，至少這次我需要復健的是左腿。因此，今年五月的「比安奇盃」，你一定會見到我的身影。